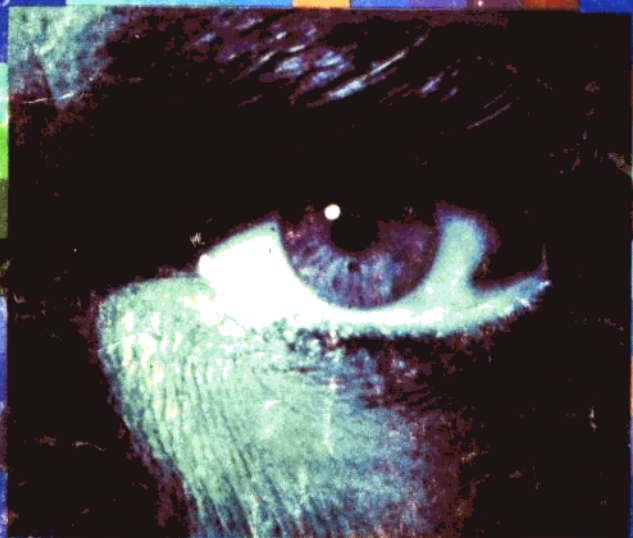


野蛮狂想曲

《青年与社会》系列丛书
往事与记忆专辑



广西民族出版社

YE MAN KUANG XIANG QU

目 录

高层内幕的目击者	沙 力(1)
中国导弹第一营	龙 淦 李 宏(13)
红黑白绿紫黄蓝	喻 芳(27)
从“红卫兵”到国际间谍	李 英 舒 琼 编译(39)
云南狂犬大捕杀	刘祖武 陈荣华(49)
逃往缅甸的中国皇帝	陈有禄 马向东(70)
瑞丽海关缉私纪实	李雯雪(102)
边境秘闻	成 洁 老 冬(111)
谍梦在红色中破灭	崔丽华(129)
野蛮狂想曲	禾大壮 剑南春(140)
血染的秘方	罗邦武(162)
野味店迷案	于鹤翔 孙计泉(189)
代号“风动的飞行器”	李 英 舒 琼 编译(211)
外国飞行员从这里起飞	吴 伟 宇 秋(240)
麻风案	吉 成(248)
新潮启示录	靳 柯(261)

高层内幕的目击者

——给五位总统当保镖的神秘岁月

沙 力

一、肯尼迪遇刺后险些敲掉饭碗

美国的政治心脏——白宫，每年都要隆重接待来访的世界各国政府首脑，而保卫这些贵宾的人身安全的重担，无疑便落到了白宫高级特工的肩上。

马特凡科就是这样一名白宫特工。

他热爱总统贴身警卫这个职业并一直为此自豪不已。由于有机会接触来访的各国政要人物，他亦有幸亲眼见到大量至今鲜为人知的贵宾们的怪异举止及轶闻趣事——

他见过美国总统随地小便，见过巴拿马领导人在国事访问中兼做贩毒生意，见过马科斯夫人疯狂地抢购珠宝，还见过尼加拉瓜元首在纽约夜夜狂欢，晚晚更换女人……

作为一个对这些高层次内幕的近距离目击者，马特凡科将这些终生难忘的强烈印象记在笔记本上，而今，他的这些日记已经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自从1963年11月23日肯尼迪总统在争取连任的竞选途中不幸遇刺身亡之后，不久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和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又相继倒在杀手的枪口下。为此，美国国会就此专门做出了一项决议，同意在今后的总统大选期间为每位候选人配备一定数量的安全警卫人

员。此后，原来隶属于财政部的秘密情报局便又领受了新的行动使命。他们除了完成日常的查私缉毒工作外，还得承担保卫总统、总统候选人以及来访的外国贵宾的警卫任务。

“然而，不论是谁成为白宫特工，都将接受更为严格的训练。训练课简直如同惊险电影《007》里的主角一般，要练就一身能够上天入地、鬼神莫测的绝技，同时还必须对《现代武器大观》中的各类武器得心应手。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身强力壮，头脑灵活的年轻人来说，身体素质锻炼和兵器操作都不算十分困难的事儿，难就难在诸如‘外交礼仪’、‘群众场面’、‘暴徒心理’、‘临时应变’等课程，为了使特工们巧妙组织总统‘顺利地人群中移动’，我们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进行实地演练、不厌其烦地轮番扮演总统和一哄而上的暴徒，以便大家在这逼真的切身感受中，体会到突发事件的紧张气氛，从而能够找出一套简便可行的处置措施……”。

在全体白宫警卫受训期间，马特凡科的教官曾在教室里多次播放当年肯尼迪遇刺的现场纪录片。这部影片一直没有公开放映过——美国的电视观众仅仅从经过剪辑的画面上看到镜头模糊的动乱场影，而从未见过十分清晰的大特写：总统头部中弹后，他的脑浆喷溅在他的夫人杰奎琳浑身上下……

“为此，我们全体受训特工都得为 25 年前的总统被刺事件进行深刻的反省。不过，白宫警卫还是从中汲取了大量的经验教训。如，一、在暗杀事件发生前夕，9 名执行保卫任务的特工，不仅疏忽了安全人员事先应认真检查总统座车途经路线所有建筑及住户的资料情况，而且还通宵饮酒作乐；殊不知，凶犯李·奥斯华德就在事发地区的一所学校中任职。使本可监控的危险分子，在不应有的麻痹大意中漏网。二、按照常规，秘密情报局应对所收集的有关每一地区危险分子的调查资料及时输入电脑档案库中，以备查询。但唯独这次对德克萨斯州

达拉斯地区的情报没有贮存，而只是将有关情报资料草率地记录在目录索引卡上……三、警卫人员在现场面对突发事件反应迟钝。他们没有迅速及时地掩护总统，致使肯尼迪竟然连挨三枪，终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尤其是总统座车司机临危紧张慌乱，使总统夫人每每提及此事愤慨万分。”

“肯尼迪总统遇刺后，我们这些人顿时成了众矢之的，惶惶不可终日。不过，这一事件也促进和完善了各方面的安全防范工作。总之不管存在何种客观因素，既然特工们是为警卫总统而安置的，因此，总统遭遇到的不测就必须由我们承担失职的罪名……”马特凡科事后记忆犹新地说。

二、蒋经国遇刺重获启用

“肯尼迪事件”后，在对白宫特工部门的指责浪潮中，曾经有人提议应该将今后保卫总统的任务交给联邦调查局。幸亏后来在负责调查总统被刺事件的“华伦委员会”报告中，没有过多地批评秘密情报局在安全措施上的种种失误，进而也没有提及一项改变警卫人员配属的新方案，使马特凡科等总统保镖总算保住了饭碗。正是因此，秘密情报局只要招收新特工，就必须将那份足有 25 册的“华伦报告”交给他们认真阅读，以时刻牢记历史教训。

1972 年，四年一度的美国大选开始，马特凡科被上级指定前去保卫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戈文。“在执行任务前，我曾向几位朋友了解过麦戈文的情况，尽管他们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说他很会处理自己与警卫人员的关系，甚至还开过一次记者招待会就长期被外界歪曲了的特工形象提出过严正辩护，但特工们私下却依然认为他缺乏领袖气度，难登白宫宝座。

在这次竞选中，由于麦戈文极欲获得现任的第 36 位总统

的支持，因此常去总统的牧场与之会晤。故尔，马特凡科有机会领教了总统的“古怪脾气”。以往，不少同事对马特凡科说，他们经常于午夜时分看见第36任总统独自一人在白宫玫瑰园的大柱旁小便，当执勤的特工发觉后用手电向他照去时，总统还会在愠恼之余对着众人大吼“你们看什么！”有一次，总统的爱女琳达在滑冰时不慎摔了一跤，总统见状后，盛怒之下将责任归咎于警卫人员，并下令将伴随琳达的那名保镖用手铐铐在花园里的一棵大树上。

1975年，加蓬总统奥马蓬哥率领政府代表团乘飞机抵达肯尼迪国际机场。这天，马特凡科与几位同事早早来到机场执行警卫任务，岂料，在贵宾们的飞机降落后，机门刚一打开，只见来访者从总统到随员几乎个个酒气冲天，离机后他们又来到候机大厅，在这里贵宾一行见到陈列架上放着的一本本“花花公子”杂志，眼中不由大放异彩，有人竟情不自禁地用手在那些性感封面上来回抚摸。在整个访问期间，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只要有空，便纷纷溜出下榻的旅馆，在附近的各大超级市场抢购物品，弄得守候在旅馆旁的美国特工们，眼巴巴地望着一车车包装精美的礼品盒不停地直往25楼送去，欲想进行例行的检查，也因东西太多而束手无策。此外，他们在参观完“时代广场”之后，每个人都带回了好几架电视机，弄得马特凡科等人甚为不解：加蓬电视台究竟有多少个频道，值得他们扛这么多电视机回去？更怪的是，一天晚上，这位总统的贴身保镖坐在走廊里执勤，大概闲得无聊，索性拿出匕首在自己手腕上刺起花纹来，以纪念这次难忘的旅行。结果，鲜血滴得满地都是，第二天吓得清扫女工尖声大叫，以为出了人命案了。

本来，自1922年以来，保护外国元首的工作都由国务院的警卫人员担任，但由于1970年突然发生的两件事，才迫使尼克松总统下决心重新启用财政部的秘密情报局的特工。第

一件事是：台湾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赴美国纽约访问期间，一次在康乃尔大学校园内参观时，几乎被突然从人群中冲出的—名该校研究所的一位大学生开枪打死。在那千钧一发之际，秘密情报局的两名特工手疾眼快，迅速从凶犯手中将枪夺下，避免了一场重大恶性凶杀事故的发生。

第二件事是：法国总统蓬皮杜出访美国芝加哥市时，受到了亲以色列的示威者的无礼攻击和围堵，幸亏秘密情报局的特工们果断处置，方才得以脱身。于是，隶属财政部的白宫特工们这才又鹊声四起，受到政府首脑们的重新肯定。

三、面对数以百万计的危险分子

随着高科技产品的日新月异，在特工部门，人脑与电脑进行了最和谐、最完善、最精密的结合。在这种看似万无一失的防范状态下，剩下的最令人担忧的核心问题，就是特工人员在突发事件中的临场反应了。

马特凡科指出：“大多数美国总统都低估了自己对群众的吸引力，尤其是在出访的沿途，老百姓握手时，他们往往会受到人群激动的情绪感动而陷入其中无法自拔。”当然，这种局面每每苦煞了保镖们。但马特凡科等人也有办法应付——他们会巧妙地俯下身子，用手指朝那些紧握着总统双手不放的人的下身弹去，使之注意力突然中断进而松开双手。不过，在做这类小动作的同时，特工们的双目必然紧盯着随时会失控的人群，留意他们中间是否有人面露异像，或大冷天直冒热汗等行迹可疑的人混杂于人群之中。通常，特工们事先早就把有威胁潜能的前科者的照片烂熟于胸。如果当真瞧见了眼熟的可疑分子，特工们便会立即板出一副练了很久的“凶像”瞪着他，那意思似乎在说：“你最好老实呆着别动，我正注意着你

呢！”

为了知己知彼，秘密情报局每年都派人前往华盛顿一所专门关押谋杀嫌疑犯的圣伊莉莎监狱去与犯人多方接触以了解掌握罪犯们的行凶心态。

在多年的调查中，特工机构得出了一项综合性的结论——这些罪犯多半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极不得志，故而才有强烈地出人头地的欲望，而这些欲望随着日益的积蓄膨胀，最终会发展到不可遏制的地步……在调查研究中还发现，凶手的野心一般都不仅仅限于想出点小名，他们之中大多想着要“留芳百世”，因此，在他们心目中，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与美国总统共享历史一页更加刺激了。暗杀肯尼迪的凶手李·奥斯华德被捕后，就曾得意扬扬地对记者说：“他们尽管把我杀了好了，但我已经有名了。我只花了一天的时间，就已达到了肯尼迪费了一辈子精力才获得的名望！”

1963年肯尼迪遇刺以来，被联邦调查局列入“威胁档案”的人总数约在一百万人以上。由于人数年年膨胀，至今凡是给总统写过信或者打过电话的人，特工部门便会为其开投一个个人档案。如此庞大的需要防范的阵容，每每搞得特工们寝食不安。

然而，尽管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灾祸层出不穷的环境中，美国的总统们似乎仍然无动于衷（至少表面上如此）。

福特总统说过：“美国人都是好人，如果连总统都不能在美国大街上自由行走，那么，这个社会就一定有病。”

对此，马特凡科说：“幸好在他的任期内没有发生过什么危及生命的案子，否则，又是我们这些人失职了。”

四、两位总统发生的“意外”

在特工部门，福特总统生活中的“意外”事件最多。

一次他在巡视纽约期间来到舒伯特大剧院看演出，演出结束后，他便在保镖们的簇拥下走上后台与演员们会见，奇怪的是，许多人在后台穿梭往返都没有出事，唯独他不知为何偏偏一脚踩进了舞台的特殊装置的一个深洞，眼看就要跌入这个大约有 7 英尺深的大洞之际，马特凡科一个箭步冲上前去，立即伸手抓住了他的腰带，象电影中的超人那样，硬是靠一只手的力量将总统从洞中给拎了起来。

1976 年，福特任期已近尾声，为了保卫 19 位总统候选人及其眷属，秘密情报局又开始紧张地调兵遣将。

“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我被借调到加利福尼亚州，担负起保护共和党候选人里根的任务。虽然我与里根相处的时间不长，但他天生具有吸引力，很快就和我们这些保镖打成了一片。”

马特凡科回忆道：“里根能与我们一拍即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他曾拍过四部华纳兄弟的影片，其中有《密情人员亨利莫兰的一生》、《密情局的密码》等两部反映特工生活的电影。在这两部影片中，正巧都是里根扮演的具有英雄主义气概的男主角，所以说，在感觉上我们这些特工很容易与他亲近……”

不过，里根身上发生的几次“意外事件”都是在从事竞选旅行的飞机上。

有一次，曾经在二次大战中当过飞行员的好莱坞明星詹姆士与里根在飞机上谈得兴起，里根一时心血来潮，居然鼓励他这位好友在飞机上重温旧梦。本来，詹姆士明知里根说的是

玩笑话，并非可以当真。但出惯了风头的他为了证明自己此刻仍旧“宝刀未老”，竟一下子坐进了驾驶舱，忘情地与飞行员大谈自己参加大战时的飞行经验来，一边说还一边比较着“波音727”与当年的“B-29”的性能，在操纵键上胡乱猛按，顿时使这架巨型飞机连着在空中翻了两个跟斗，差点儿没酿成机毁人亡的大事故。

还有一次，飞机升空后不久，里根的随员们都玩起了扑克牌，正起劲时，马特凡科突然看见里根陡地从坐椅上跳起来猛咳一声，这时坐在他身旁的特工麦克迪佛当即一手紧扣他的横隔膜，一手使劲地拍击他的背部，好不容易才使里根从嘴里将一粒卡在喉咙管中的花生米给吐出来。事后，虽然众人都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玩牌，但心理上则似乎都有些忐忑不安，有人还小声嘀咕了一句：“当心从乔治亚州来的花生农夫哟！”听了这句话，大家又不约而同地想要发笑，因为里根当时的主要竞选敌手——卡特，就是从乔治亚州来的。

五、在卡特身边日子不好过

在里根失去共和党代表大会提名后，作为外派的特工，马特凡科又回到了福特总统的保镖行列中。可是时隔不久，福特在争取连任的竞选中败给了卡特，马特凡科又只得易主去保卫新总统卡特。

一天，卡特总统正在浴室里方便，守在门外的特工们却发现门上的“紧急按钮”灯亮了。马特凡科立即拔出手枪，迎着大作的警铃声三下两把撞开浴室，只见总统正在仓惶地拉上裤口的拉链，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错将紧急按钮当成抽水马桶的把手了……

自从演出了这场有惊无险的宫中闹剧之后，马特凡科总

感觉到卡特总统对自己无甚好感。

“卡特无视我们的存在，虽然我们不时有被冷落的委屈，但如果他真的注意到我们，那我们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记得那年我们陪同卡特到巴拿马去签署有关的‘运河条约’，车队在城里缓缓通过，本来大家在总统车队旁一口气跑个几公里也不算怎么回事。可是，那天突然遇上了暴风雨，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将保镖们个个淋得浑身精湿。不料卡特总统从座车中踏出来时，见状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斥责：‘你们这些家伙也真笨，居然连该怎么躲雨都没学会！’真叫人哭笑不得。”

此外，卡特还经常要为芝麻大点的小事大伤脑筋，使保镖们无所适从。例如，他会为谁有资格到白网球球场打球而与身边的人争论不休，也会为特工们为什么要安排他坐这辆车而不坐那辆车煞有介事地盘问许久。他还尤其讨厌总统座车一遇交通阻塞便警笛大作的做法。一次随员们违背了他讨厌拉警笛的意思，卡特不由勃然大怒，立刻将整个车队叫停，召来侍卫长，要他站在路旁洗耳恭听一段总统亲自朗诵的“暴动法”。令保镖们顿感无地自容。

马特凡科在回忆录中写道：“卡特有一个嗜好，就是闲来无事时喜欢坐在白宫的‘杜鲁门阳台’上看书或闭目养神。但是，任何稍具警卫常识的保镖都知道，以白宫与华盛顿纪念碑附近的距离来测算，狙击手只要有适当的枪支，一枪解决这位总统并不困难。因此，每当外面举行抗议活动和示威游行，我们总是劝他赶快离开阳台，但每一次他都一脸愜容……”

马特凡科在警卫卡特总统的日子里，越来越感到别扭，最终离他而去。关于这段情况，他是这样描写的——

“1979年11月4日，我正在国会渡假村戴维营值夜班。这时情报组突然打电话来，问：‘总统就寝了没有？’我握着电话听筒说：‘大概已经睡了吧。’对方又说：‘就算他睡了，恐怕

也不会睡久的。’事后，我才知道是伊朗革命卫队占领了美国大使馆，同时还扣押了数十名美国外交官和公民。果然，没过几分钟，我便看见卡特总统已经起身在办公室里接听来自各单位部门的电话，听取有关汇报了……”

然而，随着人质问题的僵持，马特凡科等白宫保镖对整天抱着一大迭厚厚的简报本在走廊上走来走去的卡特的优柔寡断甚感不满。

“大伙儿很想告诉他：‘现在太迟了，您应该立即空运一师突击队到伊朗，事情才会发生根本性的转机！’”

马特凡科说：“在卡特在位的最后几个月，我们几位保镖已经在日常生活中不太掩饰自己对他的不恭敬。最初大家只是私下议论他处事的软弱，到他任期接近尾声之际，则公开在记者的采访中发表对他感到失望以及将在竞选中支持里根的言论。1980年11月合众国际社记者来采访我。第二天报上便登出了一段访问报道。其内容大致如下：‘……我对卡特腻烦透了，我已请求早日调离白宫。……我知道尼克松将要搬往纽约，我现在正在请调，希望能去保护他。我对他好奇得很，不论好坏，他曾代表美国。5年前他落魄不堪，现在又重返东部，大家都想知道他还有什么新花样，我也不例外。’”

1980年12月中旬，马特凡科终于如愿以偿，前往尼克松家中担任警卫任务。

六、为摆脱精神折磨提出辞职

尼克松在众人的前呼后拥下迁入了他在纽约价值75万美元的豪华公寓内。不过，这位前总统的邻居却称得上什么人都有——

在他家的几条街外，是苏联代表团驻地以及巴勒斯坦解

放组织办事处，穿过公园的是前伊朗国王巴列维的妹妹的公馆；屋后住的是国防部长施莱辛格，而离得最近的则是尼克松平日最最痛恨的东海岸权势人物——大通银行总裁洛克非勒。

对于保镖来说，对尼克松危险最大的就是新闻记者。他们时刻守在这位下台总统的寓所门外，为的是希望能够拍到一张他的照片，或者引诱他对报界说几句话。

马特凡科曾这样描述道：“尼克松经常用内线电话问我：‘他们还在那儿吗？’我扫了一眼闭路电视屏幕，然后告诉他：‘还在。’在得知记者不再盯他的梢后，尼克松又打电话给我，说：‘我要去一趟邮局’。我本以为每周星期日下午邮局里的人不会太多，于是就同意了。殊不知，这天邮局内竟然挤满了人。尼克松一走进去，许多人便禁不住叫出声来：‘天啊，是尼克松本人——’紧接着，人们尤其是女人们便纷纷举起小型照像机进行拍照，有的人还拥上来缠着他签名，当时的情景可把我吓坏了，生怕会惹出什么乱子来……”

在谈及自己为何会想到要辞职这个问题时，马特凡科解释说：“一天我在一家酒吧内休息，突然有人问我：‘你知不知道里根总统被人打了一枪？’我听后马上回到房内打开电视机，这时刚好看到电视台转播实况录像——我看见昔日的同事麦卡锡在枪声骤起的一瞬间，猛地将自己的手脚大幅度地全面伸开，以扩大自己的目标来掩护总统，结果到底让凶手欣克利打中了一枪。接着，我又看到我的前任上级波尔将里根总统的头迅速按下，用自己的身子死死压在总统身上……”

“我木然地呆坐在床上，浑身一个劲儿发抖。自1963年以来，共有40万美国人死于暗枪之下。这个数字比两次世界大战死难的全部美军士兵还要多。在建国后最初的174年时间里，一共发生过6次暗杀总统候选人的记录，但其后仅用了

18年的功夫，这个纪录便又被杀手们无情地打破了。

“我开始怀疑自己到底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星球上。我相信总统是需要人保护的，但这个人却不一定得是我……”

马特凡科的一位朋友在执勤岗位上被狙击手射杀后，这一凶讯对他产生了非常大的精神打击。“因为他较其他政客对我的意义要显得大的多。我在高中的才艺比赛中，就是模仿了他才得了奖。他死时我正好在街对面。如果我那会儿恰好站在他那一边，说不定还可以救他一命……”

马特凡科说，从那次暗杀事件发生以后，他便开始不停地做恶梦，梦到有人用枪对着他，他拔枪反击，但扳机却给卡住了。对方开了一枪，这一枪正好打中了他的胸膛，而他只会一个劲地低头大笑。

“日子就在恶梦、紧张、无聊、夜间舞场的狂欢中循序渐近。直到有一天清晨，我离开舞厅，正准备悄悄潜回尼克松公寓之际，不巧被尼克松撞见了。不消说，自然又遭到了他的一顿训斥。

“尼克松当时的一席话，虽然谈不上起到了惊醒梦中人的作用，但至少引发了我长期积压在心胸中的郁抑情绪，促使我下决心去寻找一个永久解脱工作深渊的途径。

“于是，我正式向尼克松先生提出了辞职。在这之后，我立即开始收拾行装，购买飞机票。

“当飞机升空的一瞬间，我的心头突然如释重负般地舒了一口长气。记忆中，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一路唱着歌儿回到家里的……”

中国导弹第一营

龙 淦 李 宏

引子：1956年，一个时代的最强音从东方大地上传出，那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人物毛泽东的声音：“我们现在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公元1945年7月16日，美国新墨西哥州北部。

在一片浩瀚无垠的沙漠里，上千只蓝眼睛在不停地转动，他们屏住呼吸，努力控制着不让自己的心脏跳出来，紫红色的沙漠顿时变得死一般寂静。

凌晨5时30分许，随着一个剧烈的响声，一股偌大的蘑菇云徐徐升腾，滚滚浓烟弥漫天际。从此以后，人类步入了在蘑菇云笼罩下的时代。

1945年8月6日，日本广岛。

突然，一颗“魔鬼”似的炸弹在天空爆炸，烟雾未及散去，人们也来不及悲号，晃然不知所措，全市24万5千人中，竟有20万人死伤和失踪。

三天过后，日本的另一座城市长崎。

也是这种爆炸声，全市20万人中，死伤、失踪者达15万人之多。

短短一霎间，两座城市变成了废墟，万物毁灭了。

“真主”、“阿门”、“阿弥陀佛”。在耶稣像前，在默罕穆德灵前，在释迦牟尼的神龛下，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祈祷者在默默祈求，默默咒骂，乞求神灵显身施威，降服“妖魔”，拯救人类。

他们又开始诅咒那些研究、制造火箭和原子弹的人，其实，发现铀的核分裂现象的物理学家奥托哈恩和最先研制火箭且被称为“宇宙飞行之父”的戈达德，以及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设计者和试验者欧本海默都是无辜的。他们研究的这些核技术本不是用于毁灭性的战争，而是想推进人类的进步，服务于地球。由于他们的成果被用于战争，才使得人类遭受着巨大的威胁。

在一片咒骂声和悲叹声中，人们不得不猛击自己的头脑，迫使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并用清晰的中枢神经去观测这场灾难。1949年，苏联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59年12月17日，苏联军队成立了以米特罗·凡·伊·涅德林元帅为总司令的战略火箭军。

从此，世界进入了一个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核对立状态。

1956年，一个时代的最强音在东方大地上传出，那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人物毛泽东的声音：“我们现在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中国也能搞核武器？

当毛泽东的声音传遍世界后，人们纷纷注视着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惊奇、嘲笑、怀疑、……

北京：共和国的决策者们运筹帷幄，一支英雄的特种部队在东方悄然诞生了。

1957年仲夏。

怀仁堂里灯火通明，光彩夺目，正照射着屋中央一位巨人的脸庞。他穿着一件补了补丁的白的确良衬衫和一条蓝色裤子，端坐在沙发上，虽说此时已是夜里10点多钟了，但从他那和蔼可亲的脸上仍找不出一丝睡意。他十分认真地翻阅着手

中的《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与构想》，从他嘴里和鼻孔不断冒出来均匀和谐的烟雾，缭绕上升，弥散开去，显得轻松极了。

毫无疑问，这位巨人就是毛泽东。他今晚要在这里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

约莫过了两分钟，周恩来总理步履矫健地走进来了，见了主席后亲热地打招呼：“主席好！”

毛泽东客气地点了个头，回敬道：“请坐。”

总理顺便坐在主席右边，习惯地把两手平放在双膝上。

接着，林彪第二个走进来，十分恭敬地向主席和总理打招呼，然后轻轻地坐在主席左边。

紧接着，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刘伯承、叶剑英等陆续走进来，热情地同主席打招呼，主席也热情地点头，示意大家坐下。

此时的怀仁堂，沉浸在北国的夏夜里，静静地散溢着它白天吸吮的温暖，屋里空气十分活跃，中国十几位首脑人物聚会一堂，他们将要商讨的大事，直接关系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安危，关系着整个人类的命运。

元老们仔细地听着主席对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分析说明。主席说道：“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朱德总司令说道：“我们完全能够制造出自己的核武器。”

“对，我们也应该拥有这东西。”陈毅说话。

彭德怀也抖擞精神：“这东西一旦成功，我们的力量就壮大多了。”

贺龙也说道：“到那时我们再不是‘小米加步枪’喽。”

坐在主席左边的林彪，一直静静地听着，他看看主席，慢慢道：“关于核武器，我们一定要研制出来，只有这样，我们的军队才有出路。所以，我们要立即着手进行研究。”